



馮岑賈列傳第七

范曄

後漢書十七

馮異傳

唐章懷太子賢註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

東北潁州郟城縣亦有父城

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

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

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

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中

車鄉

巾車鄉名也在父城界

果閒出行屬縣

閒出猶微行行音下

孟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

師說父音甫

音甫

史記列伯壯非

父母之父皆可

音甫又集毛

地理志阜父

音甫又集毛

音甫

晏東觀記曰，繚字幼春，定陵人。並從光武，因

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疆

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

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

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

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

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

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

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鉗期

音姚叔壽、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設字光武皆

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

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

為尚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父子

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

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

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

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閒進說

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

橫暴虐從音丁用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

所依戴今公專今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

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言

凋殘之後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

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鉅期乘傳

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

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

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

饒陽蕪萋亭蕪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蕪音力于反時天寒烈

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

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

今北異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

抱薪鄧禹執火憂音而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

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光武

紀云度虜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

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傳先言

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

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

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使異別收河閒兵

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

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

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異為人讓退不伐行與

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

東觀記續漢書云異勅吏士非交戰受敵

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

進止皆有表識

言其進退有常處也

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

隸屬也表松書

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

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

武以此多之也

多重

別擊破鐵脛於北平

北平縣名

多私案ヲモス

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

又降匈奴于林闡頓王

匈奴

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闡音蹋頓音確

因從平河北時

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

鮪白虎公陳儵

東觀記儵字作矯

將兵號三十萬與

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

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寶

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

孟地名古

今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

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

所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

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

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

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

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

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周勃迎代王而黜少

翊蔽之籍誅乃歸漢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

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

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廢

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

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閒親遠不

踰近李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李文

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今長安壞亂亦眉臨

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特更始大

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四方分崩異

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

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

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

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

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

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李文誠能

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入

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

伯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

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

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

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未與

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

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

機弩牙也軸車軸也

皆在物之要故取論焉

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

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

天井關拔上黨兩城

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

又南下

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

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

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

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

大破

勃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

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乃書

東觀記曰上報異曰

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朱鮪知之鮪怒遂使

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有降者鮪乃遣

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以溫鮪自將數萬

人攻平陸以綴異平陸縣名屬河南異遣校

尉護軍將軍將兵○劉放曰案異為孟津將軍軍有護軍爾云護軍將

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而

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

光武乃召異詣部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

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

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天下無主宗廟之憂

在於大玉宜從眾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

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

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

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心中動

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

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賈音引軍擊

陽翟賊○劉放曰案文少一軍字嚴終趙根

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齋牛酒續

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今百里內太守都

掌顧問論議屬光祿

悸字李反心動也

振劉三本大  
本欠軍字



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具謂以寶玉裝飾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鄉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群盜稱

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東觀記曰龜池

濁惠華陰陽沅等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

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宜等

東觀

記宜

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

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

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

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

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

龜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

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

回谿今俗所謂回阮在今洛州

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與麾下數人歸營關二丈深二丈五尺也

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

吳

收師云朝失而夕

日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

縱兵大戰日吳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鼃池以鳥為喻可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

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方論功賞以荅大勲桑榆間桑榆謂晚也

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

下邳秦武公伐邳我致之也隴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芳丹據新豐

續漢書蔣震據霸陵霸陵文帝陵因以為張

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今名

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呂鮪據陳倉角闕據沂駱

蓋延據鰲屋任良據鄆汝章據槐里各稱將

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

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

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

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

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

州內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

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

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

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

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

異并送縑縠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

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寔賞降附有功勞者

案史記三年成邑三年成都者每此少誤也

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

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

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

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

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

甚眾其後蜀復數遣將閒出異輒摧挫之賈逵

注國語曰折其鋒日挫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

上林成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異自以

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

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

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

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異惶懼上書謝曰臣

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

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侯避武帝諱改焉受任方面以

立微功諸西方一面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

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

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

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

言獨見之明察視於久遠之外也私案論疏云性孔子所尊以生者也夫子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故此處深遠非凡人取知故其言不可得聞或云此是孔子死後子貢之言也師說依此爰光武之教也非死後或說之不協此文

師說言臣昔在天  
下傾危之中然  
猶當彼時不敢  
過差其言即而寬  
今天下平定上尊  
下卑乎或說言  
若令臣在天下傾  
危之中尚不敢過  
差其言即而寬  
天下平定乎此  
說可存漢記之  
臣以策命遭值  
明聖傾危瀕  
殺不敢過尚寬  
天下定上尊下  
卑恭庶初止  
奇臣辭位所蒙  
之不測師云  
之意字作恩異  
本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當其革始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也爭迷惑千數臣以  
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瀕殺之中尚不敢過  
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  
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  
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  
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  
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  
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

吾披荆棘定關中

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

既罷使中黃

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

粥虀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

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

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

齊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我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

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

車之恩

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

後數引讌見定議圖

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  
上隴，為隗躡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隗  
躡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  
因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  
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  
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怩小利，  
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忸復為之也。忸音丘，反。忸音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  
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

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  
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率擊鼓建旗而出。  
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  
破王元於沂，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  
隗躡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  
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  
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劉放曰：按王常傳中當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柁邑

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

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

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

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

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中大夫賜

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

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

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萬餘人

降異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以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屬國入本屬國降胡也

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小卿○異又

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莫鞬日逐王破之莫音於六

反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

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

躡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躡子純猶搃兵

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

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

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員丹青失斷金諸將

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

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

落門在冀縣有

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

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為柘鄉侯十三

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

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

日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

永平中徒封平鄉侯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彰卒子普嗣有罪國

除東觀記曰坐闕殺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

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

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

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光耀萬世祉祚流

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

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

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

曹之後以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

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遺攻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法曰景

此廿八將不出一識也或出河圖或出洛書或出易春秋

昭帝紀作三年也月互此相誤也

法當作註



風至則封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

有功也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傳世宗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王莽時

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

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

效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彭

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前隊大夫貳甄

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

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貳師異此不同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

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

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

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

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

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

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

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風俗通曰東越王徭

句踐之後其後徭為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

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  
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  
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  
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  
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  
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  
劉攽曰注中將軍案文當為中軍  
將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  
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  
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

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  
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求恨  
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

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

大人謂大家豪右

可以為用

乃貫歆

貫寬也

以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

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

大將軍使督察眾營

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

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授以常所持

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

故行大將軍事

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

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與大司馬吳漢其皆獲柰鼓乃進擊大破之

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

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

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

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

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

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

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

安更始為三王所反

解見上文

皇帝受命平定燕

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

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

城固守將何待乎

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

鮪曰大司

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與音預

又諫更始無遣蕭

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

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

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指河以為信也言其明白也彭

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

彭趣索欲上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

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

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更始傳尹

尊為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

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

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鮪淮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

中服御諸物衣服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

擊荆列下犍葉等十餘城犍縣名屬南陽郡

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

擊荆列至城安昆陽犍葉舞陽堵陽平氏棘

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心聚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

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東觀記曰豐

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

即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

陽蔡陽兵合萬董訢起堵鄉許都起杏南陽

縣有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

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

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

堵音者

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

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劉攽曰中當作忠

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

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

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

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

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

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涇陽續漢書曰奉今候伏

道旁見車騎一日不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

純歸語奉奉遂夜遁

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

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帝率諸將親戰大破

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兵漢

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

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

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

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

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

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

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

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

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

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

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自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

也阿頭山在襄陽也從川谷開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

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

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

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

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

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東觀記曰田戎

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群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

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聞秦豐被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

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

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

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

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疆猶為征南所

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  
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立刻期日當  
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彭  
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  
期日灼龜卜降兆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  
中折遂止不降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  
夷陵帝幸黎立勞軍封彭更士有功者百餘  
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  
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

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

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與數十騎

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

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

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

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

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列要會津鄉縣名所謂

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荆揚之咽喉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

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

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又遣偏將軍屈

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

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

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

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

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擘將

率義侯不撓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

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

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大夫

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八年彭引

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兵漢圍隗躡於西城時

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躡守上邽帝留蓋延

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

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

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為

涌出故城不拔續漢躡將行巡周宗將蜀救

兵到躡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



師說以出壘谷水而債地從堤之下涌出而不回城因之城不拔也

浮橋之上開樓也此樓非例樓其形未詳此樓柱為開樓非立之殊為塞水道取立也下文道流而上道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者也是也直進樓船一也昌突露橈一也越絕書具也昌突露橈者其昌冒突之船露橈而直進在陣為敵也

隴延奔亦相隨而退蹶出兵尾擊諸營彭殿

為後拒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啓

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故諸將能全師

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

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枋箬以竹木為之浮

於水上爾雅曰舫汙也郭景純曰水中蒨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

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

反泝音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筆遂拔夷道

夷陵據荆門虎牙解在光武紀橫江水起浮橋

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

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

艘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檝也璽雅曰檝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

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

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

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

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權前書鄧通以權船

音直教反為黃頭郎權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

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

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  
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  
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  
軍魯竒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竒船逆流  
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  
時天東風  
其攢柱有反把  
鉤竒船不得去竒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  
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  
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  
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

郡太守自率臧官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  
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  
耆老爲言大漢衰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  
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  
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  
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  
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  
中長史○劉放曰注長吏案長史是  
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彭到江  
列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  
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  
今忠別縣也墊音

徒協反平曲地關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

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

中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率二

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

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

都江而上都江成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

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見使

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去成都

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

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

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曰

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

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豪無犯豪毛也秋毛喻細也

高祖曰吾入關秋豪無所取印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

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犍夷殺太守枚根自立為印穀王會

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

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

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十三年

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穀陽侯穀陽縣名屬沛郡

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音口

伉卒子祀嗣東觀記曰祀作起元初中坐事免元初三年坐

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祀細陽侯順帝

時為光祿勳祀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

公主少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

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招聘隱逸

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

師說如注大之足下然而依上句之勢及淮南子大族篇白民狗祀詩等皆為者也然則人之足下言大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我有蟲

賊岑君遏之蟲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狗吠不驚足

下生整警長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整舍哺鼓腹焉知凶

災哺食也鼓擊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猶當也美矣岑

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熙卒子

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

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

无追吠人聞居下生毛整音力之反与下定字為韻光武紀注諧不諧在赤眉之類或旁刀壹及可考

休茲仰之語辭也

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  
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  
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  
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自號  
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  
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  
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  
舜禪  
禪禹湯乃放桀武王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  
誅紂故言不能至者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  
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圖

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  
趙魏燕齊

楚分裂中夏各自  
跨據又不逮桓文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西

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

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得

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

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弟持我書往施用也  
弟但也

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

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

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  
佳反光武解

師說言諸官以復不遜而光武調補諸官屬而補於諸郡長吏之次共息復為都尉天長說曰上猶奏也言官屬以復不遜奏上而調諸官屬補長吏之時共白以復為都尉此說又通

左驂以賜之

驂首服外之馬也東觀漢書左並作右

官屬以

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都尉光武曰賈

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

東觀

記曰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

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

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

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都尉上署報不許

也先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

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

陳堅不卻先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

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

猶被

負也折羽為旌旗將軍所向皆靡賊乃敗走

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

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

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

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

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先武於薊相

見甚懼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

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

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王尹尊及諸  
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  
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  
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  
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  
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  
社津擊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  
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汎汎降屬縣悉定其  
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

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

新息縣西南也

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

澠池開連破之

新城今伊闕縣

與帝會宜陽降赤眉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

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

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

東觀記曰吳漢擊蜀

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

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

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

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

即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挺一音

廷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

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廣雅

日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帝深然之。

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

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復不令以吏職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

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

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

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

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

侯鄧禹固始侯李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

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

宗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

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

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

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

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

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



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

是後更不入塞徵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

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

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

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許合三

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

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蓋曰國封之忠嗣也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誰岑彭馮異

合者置本官而更合二縣此合三縣也

誰當作唯

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在今唐州一名一

黃城山在今唐州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

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

讓不受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

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

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柏人縣名也高

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

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

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東漢書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范曄

後漢書十八

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

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

命名也謂

脫其名籍而逃亡

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

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

北

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或謂鴻曰

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

遂承制拜為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

會王即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  
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  
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  
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以為然而官屬  
皆欲附王即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  
所以譎衆未知所出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道  
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下少一  
故先為具食劉放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  
字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

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  
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  
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  
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  
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闕等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  
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其戲馬士騎馳環邯鄲  
城乃圍之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  
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  
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

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閒數與兵

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執也九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

皆名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

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列牧苗曾聞之陰勒兵

勅諸郡不肯應調調發漢乃將二十騎先馳

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鳥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

州漁陽縣也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搗兵騎

收會斬之而奪其軍北列震駭城邑莫不望

風弭從弭猶服也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

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

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

名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

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

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

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

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

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

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

師說先師說  
成於禽後成  
禽

隆音林

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  
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驚走若以  
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  
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  
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  
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  
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  
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  
僥猶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  
求也

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  
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  
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  
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  
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  
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  
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  
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  
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續漢

師說與鬼語者此人鬼錄而語者每凡與語者也非凡氏魁之義也

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群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

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

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

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漳沱河合降者十餘萬人

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

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

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并漳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周縣西南廣

年避煬帝諱故改為永年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

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

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

鄰亦反地理云音鄰至刀

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

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

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

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

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

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

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

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推牛

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群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仗

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

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

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鄧通為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

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

而進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

鼓而進之劉放曰注建軍大潰反還奔城

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  
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  
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  
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  
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  
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  
案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  
而苑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  
據城而反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  
西北五姓蓋當土疆宗豪右也鬲  
音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

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  
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  
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  
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劉  
攸曰  
中當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  
五萬餘入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  
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  
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平國  
故城在今鄆州東  
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



春按胸胸縣名見光武紀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

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躡畔夏復遣漢西屯

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躡於西城帝

勅漢曰諸部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

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躡遂不

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

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

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

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檝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

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

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

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續漢書曰捷太破之為郡南安縣

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

衆因入捷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

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橋名也解見武

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

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

涪切六薄謀反又六浮反又枝鳩反

捷反其專

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並作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

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

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  
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  
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  
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  
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  
公也略備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  
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  
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閒八戰八剋遂軍于其

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  
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  
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且日城降斬述首  
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  
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  
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  
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  
東○劉放曰案文當有一山字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  
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踰城走廣

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

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劬臆音忍

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

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

音閏其地下濕多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

今夔州雲安縣西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

萬戶故城是也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

尚及太中大夫臧官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

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

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

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

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

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

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

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

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

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

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

之日嚴即裝也避明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介介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

巡曰介斤精詳之察也孫漢嘗出征妻子在

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

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

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二十年漢病篤

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

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

忠侯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發北軍五校

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置南

校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

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子哀侯成嗣為奴

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且為濯

陽侯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

奉漢嗣旦弟盱盱音火為筑陽侯成弟國為

新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

蔡縣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旦卒無子

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

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

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

南郡古江國也

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翁為襄

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

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

信侯建信縣名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

愛之親差彊人意是倚之也諒由質簡而彊

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慤貌

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斯豈漢之方乎

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

見信高祖謂呂右曰博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

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

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

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

直取

###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身長

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

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

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人主  
一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  
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彭寵為  
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

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

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狐奴令王榮同勸寵延至廣阿

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

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

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劉攽曰案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

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

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

邑續漢書曰特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之進取麻鄉麻鄉縣名

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

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

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

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

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而彭城扶陽扶陽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又

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永將蘇茂

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永將蘇茂

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永將蘇茂

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永將蘇茂

伐彊周建等三萬餘人

伐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伐之後也

救

求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求軍亂遁沒

溺死者大半求棄城走湖陵茂奔廣樂延遂

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畱夫祝宰樂人

楚即

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即高祖為

亭長之所也畱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齊戎祠高祖廟

三年睢陽

復反城迎劉求

反音翻

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

收野穀求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求為

其將所殺求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蘓

茂周建於蘓

蘓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蘓音機

進與董憲戰

留下皆破之

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

因率平敵

將軍寵萌攻西防拔之

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

宋州單父縣北

復追敗周建蘓茂於彭城茂建亡奔

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

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

○劉攽曰注賁音奔案文多一賁字

憲聞之自郟圍休時延及

寵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

蘭陵必自解

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

延等以賁休城危

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



圍入城○劉放曰案文多一遂明日憲大出

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故攻郟帝讓之

曰閒欲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

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

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

將於彭城郟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

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

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汙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

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閱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

北度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

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

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帝自將而

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

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

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

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

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三縣

其

注齒或作自

延在

皆屬天  
水郡  
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款攻河池未克

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

人敬其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視事四年

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

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

延曾孫恢為蘆亭侯東觀記恢卒子遂嗣

###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

在今鄂州向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城縣南也

為太常將軍俊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

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東觀記曰俊初調浦

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交即從擊銅馬於清

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為彊

九百領以衣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

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

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

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

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

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

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

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

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

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賊

城縣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更封新

處侯新處縣名引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

城在今魏州頓丘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

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

陽

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

因以四年轉徇汝賜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

名屬太山郡故城是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

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

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

之遣其將擊俊戰於贏下續漢書曰贏縣名

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

封爵人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

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

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

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

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頁進破胸賊孫陽平之八

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

俊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

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

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

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

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

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

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蘄春

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浮卒子

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 臧宮傳

臧宮字君翁潁川邾人也邾縣名今汝州邾城縣也少為

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

盜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

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

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群賊

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

武二年封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縣明年將突騎與

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好將左防韋顏華嶠書韋字作

韓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

鄉鍾武竹里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山縣西

南帝使太中大夫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宮為輔

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

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

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北

因以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

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

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

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

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

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

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醢音

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

詩注日以筐曰醢也

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

江列岑彭下巴郡使官將降卒五萬從涪水

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

見光武紀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

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

為所反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

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

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

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

從擊劉放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大破之斬首溺死者

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官賜吏士絳繅六千匹自

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北

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軍至平

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緜竹破涪城斬

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郪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

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郪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郪縣北郪音皮前後收

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

地

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  
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

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至吳漢營飲酒

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

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

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進軍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

以蜀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

封鄼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

封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八年

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傳

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緹劫吏人自

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

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

鄉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

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

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

緩挺解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

帝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

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

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

以問宮宮曰願得百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

乃與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

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

憂其抵突抵解也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

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疫困之力不當中國

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

失左傳曰大福不再前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

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

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武城金

城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

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

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者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  
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  
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進者逸  
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  
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有安貪人有者  
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  
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五姓驚惶人不自保  
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

顓臾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貪其土地欲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子冉

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失顓臾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為子孫之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且北狄尚彊而屯田

驚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傳聞

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

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

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

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

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疆

入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列縣璽解見光

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

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其服於是去

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

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公孫述我

羯喪其精膽群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

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摠謂我夷耳不斯誠

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也幾會也也斯誠

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也幾會也也斯誠

志也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

伊吾之北矣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

則擊也光武審黃石存包桑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擊于包

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也包木也繫於桑本言其固也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賀卑詞幣以禮匈奴之

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

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

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勒馬劍一是卑辭幣禮也其意防蓋

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

乎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

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派矢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驚彊寔為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為

起視瞻不轉者執志疆也舉也若龍之舉

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電掃群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

官俊休休是亦鷹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

惟師尚父特惟鷹揚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耿弇列傳第九 范曄 後漢書十九

耿弇傳弟國 國弟子恭 秉弟夔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

兼之家於父况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

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密東聖賢高

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

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筆

之辭不肯見為後為朔調連率王莽改上谷

師說弇字本  
註不六誼切  
韻人名音在  
南反音義弇  
音奄然則弇  
字有兩音

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

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放曰常見郡

尉試騎士案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郡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

講武不專在郡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及王莽敗更始立諸

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

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莽年二十一乃辭

况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

至宋子會王即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奔

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

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奔按劍曰子輿弊賊

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

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

突騎以麟烏合之眾麟轆也音力刃反如摧枯折腐

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

遂亡降王即奔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

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劉放曰案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

門下史知此奔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

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

召見加恩慰

續漢書曰弁還檄與况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

况得檄立發至

昌平見上也 弁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

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弁曰今

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

入寵南陽宛人也

上谷太守即弁父也發此兩郡控

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

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

漁陽上谷北接塞垣

至彼路窮如入囊也

光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

薊中亂

續漢書曰弁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

相掠弁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

光武遂南馳官屬

各分散奔走昌平就沉

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

東也因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

匹步兵千人弁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

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

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

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

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

郡兵為邯鄲來眾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

武見奔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  
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  
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奔等遂從拔邯鄲  
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  
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  
張暉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為援助  
光武以奔等舒為復胡將軍使擊暉破之永  
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  
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

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  
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  
章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

部時光武居邯鄲官晝卧温明殿

漢趙王如意之殿也

故基在今洛陽邯鄲縣內

奔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今更

始失政君臣滯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

更始傳曰李軾未鮪擅命

天子之

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  
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

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恭朝又銅  
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  
辦也辦猶成也音蒲覓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  
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弁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以義征  
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  
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弁願歸幽州益發  
精兵以集其大計劉放曰案文多一其字光武大說續漢

書曰光武初見弁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王哀厚弁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乃拜弁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我戲卿耳

列十郡兵弁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  
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  
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  
於元氏弁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  
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  
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壁謂築壘壁也賊亦  
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城

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

幽州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

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

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見光武

紀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

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

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至浚靡而還浚靡縣名屬右

漁陽縣北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

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為建威大將軍

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

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候

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

陽下數城穰入杜弘率其眾以從岑弇與岑

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

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

遁走東陽弇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

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

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



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  
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  
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  
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而疑而欲  
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  
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  
況爲隃麋侯隃麋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隃麋州沂陽縣東南隃音踰乃  
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  
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

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

南縣東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驍

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

以拒彭寵寵遣分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

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

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衆斬匈

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

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

袁崧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

行在所 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  
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

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

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

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

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張步聞之乃使其大

將軍費邑軍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

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荏縣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

營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

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

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

縣東南也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

填塞阮漸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

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

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

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

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

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

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

者曰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

級以示巨里城中兇懼兇恐懼聲音呼勇反費敢

悉眾亡歸張步奔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

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

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

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

十里奔進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

澶水因名焉居二城之閒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

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

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

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

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

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

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

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

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  
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  
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  
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  
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  
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  
大笑曰以充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  
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奔沉之長子又皆  
疲勞足何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

渠帥重異等兵

重姓異名

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

東將攻奔

袁崧書曰奔上書曰臣據臨淄深

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  
步首可獲上  
是其計也  
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

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

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

水琛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

王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

宮壞臺望之

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視

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

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  
知者至暮罷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  
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  
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  
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  
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  
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  
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翼人定  
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

水名一名巨泮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

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

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前書曰齊屯兵於歷下以備漢

信擊破之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

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將降欲止蒯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

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

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齊既破

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  
鄴食其今聞其弟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  
詔高帝詔鄴商曰橫  
即至敢動者族之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

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伏湛即隆之父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

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常以為落落難

合落落猶有志者事竟成也因復追步步

奔平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乃肉袒負斧

鑕於軍門鑕音竹林反示必死奔傳步詣行在所

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

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令步兵各以

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

罷遣歸鄉里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

祝阿餘黨也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

躡屯兵於漆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八

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歛分部徇安定

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奔凡所平郡四十六屠

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沉疾病乘輿數自

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為中郎將奔兄弟六

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及況卒  
謚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舍戶邑上  
大將軍印綬罷上音時以烈侯奉朝請每有  
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  
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  
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  
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  
中良卒子協嗣隃廩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  
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

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後曹

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

決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

也牟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

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

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以妃為甘園大貴

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

○劉放曰

案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

位至大將軍而附事

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  
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

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

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避

賜帝諱改焉

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

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

決錄注曰寶字君達

大貴

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

○劉攽曰案前後皆作紹封此誤

箕牟平侯為侍中以恒為

陽亭侯承為羽林中即將其後貴入薨大將

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

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

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

廟勝矣

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

霸寶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

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耿弇決策

河北

○劉攽曰案他傳贊語無單言名者明少一耿字下文乃可言弇耳

定計

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

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

懷思也言豈不

將

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



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

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而劉放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案文多一也字

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

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

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

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

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

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

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屬寇外

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莫

韃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

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

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

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

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款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

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

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萬世有安寧

之策也

○劉放曰案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妄生此對文非也

帝從其

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

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

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

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

言後遂致度遼將軍

○劉放曰案致當作置

左右校尉

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

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數上

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忠專在

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

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

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

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

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

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

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

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

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蕪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妹固尚光武姊也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

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蹠也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

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竇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侯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

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

血

黎即黎字古通用也  
黎割也音力私反

長子冲嗣及竇憲敗

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平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況晁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懼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

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放曰案官無車

騎都尉明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

衍車字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

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

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

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

夔栗邑侯栗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會北單

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眾八部

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為

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

爵土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

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師

末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

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

夔為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

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奠鞬日逐王

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

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

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馘音翦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答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姓也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

前王柳中城柳中今西州縣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

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元封

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  
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衛數百人贈送甚盛  
蓋後宣帝賜  
以博具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

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  
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  
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  
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  
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  
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  
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

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䟽勒城傍  
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  
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  
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  
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

歷笮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

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  
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

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  
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

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

泥塗城并揚示之

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

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

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入裁各數千

二部謂關寵及恭也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



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

前書曰車師前王居

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

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

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東觀記曰

車師太子比持訾降

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

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

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

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按酒泉郡又有玉門關據東觀記曰

至敦煌明即王門關也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

槁中即將鄭衆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

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

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

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

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

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

鮑昱奏恭節過蘓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騎

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

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

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

五官中郎將據東觀記馬嚴齋牛酒釋服奪情不明今追服明

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

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

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

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

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

姐姐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

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

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

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

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

於防忿恭薦竇固奪其權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

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

本郡卒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溥音普漢官儀

日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元初二

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

羣並為郎羣字季遇順帝初為烏桓校尉或遇

為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羣率烏桓及

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

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

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六將

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

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

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傳史二下

論曰余初讀蘓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

漢羞蘓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

麋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後覽

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

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

重於生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不欲二者不可俱捨

生而取義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劇也一日曹沫

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

於河表相如解見冠恂傳也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

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

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而蘓君恩不及嗣恭亦

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史記曰晉文公

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

營請閒趙殿醜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

國圖以策分此凶狄

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

自守北虜遠遁也

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

泉飛液

其字一說

其字一說

其字一說

後漢書列傳第九

而張

梟王

鰲叟

校正

亦

其字一說

其字一說

其字一說



